古論玄箸卷之七

理亂論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

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雷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十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

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
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亾人物
彊浸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
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
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
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
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
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
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亾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

道當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有生以来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株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化居積貯。滿於城都。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綺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謀者。則得之。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横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耶。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

時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且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慾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

亾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数焉變而彌積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来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数欲何至邪

沉郁痛切别有意致

治論

劉安

古者有鍪面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蟁䖟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

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甀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来也乃為窬木方版以為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為靻蹻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也而作為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禦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

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
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必稱主人舜
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
氏塈周殷人用槨周人墻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
后氏祭於闇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
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

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彠之所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

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
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
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
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
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
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
皆世衰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
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
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

若聞淂其言聞得其言不若淂其所以言淂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

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龐

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悍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詬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鬬古之伐國

不穀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

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

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大剛則折大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聖人以

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惟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絶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

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
外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
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憔而不謳及至韓
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
而發音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
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
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
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
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

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揚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

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稾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

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絶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鋭以為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决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内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

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鄉者則無所不通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

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覩龍鱗而知文窺豹班而得武此論辨若炙轂捷若發機橫古從今眏發無盡會心遙趣境遠愈奇斯爲字挾風霜矣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

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觧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

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善叙事理若疏若密亦淡亦濃典切而駿揚奇警而遠雅盡文之妙矣

續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

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政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能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

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急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

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若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治

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君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偏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禍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發歐陽子之未發言高致遠婉轉籌策足徵經世實際

制度論

荀悅

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數曆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彊理品類辯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煩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本傳曰先王之制自

天子公侯卿大夫巳下至于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于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于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谿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蘗田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

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廢壞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
節藻梲其流至于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
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于桓文之後禮
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
極于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
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倍實而要名姦夫犯難
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刼奪成家者為侯伯禮
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
文繡犬馬饜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菽飲水俱為編

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無慍色故夫飭變詐為姦宄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隨理不免乎饑寒之患其化自上與由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君子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立制度之謂也

有慨其言亹亹鑒鑒全得之班史貨殖傳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

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
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
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
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
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
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
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

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

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

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

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欵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欵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

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補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

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

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

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議論懸天而下指掌千古奇思傑句變現百出洞目悚心是柳子厚極得意文字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栁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栁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篡

秦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為二氏以反理之評詭道之辯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耶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

難行久矣並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巡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干王畧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臯陶以脩五刑五流之制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率之以舞羽干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

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討也審矣又安得如柳氏所謂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心有以服之也蓋堯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國

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强其勢足以爲亂而莫不帖服于其下如臂指相使以爲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所以無弊也盖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之弊始于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戕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

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征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使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卽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恭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釋脅從之命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弊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

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猾夏、則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怠慢沈湎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强、非文誥禁令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兵甲而擅用之、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懾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判之。至於周列五等邦群后、雖曰親賢竝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

於天下。封建之法益詳。經制益密。而示人益徧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苟未至於桀紂之暴。猶足以制宇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後。即有末大不掉之憂。故景王之責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王室。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而李斯之說亦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也。然則其效可覩矣。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

人於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為奪攘矯虔則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茍非其人則不若藏挺與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為良法也而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靡四起矣或曰禹之傳子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子顧妄議其私天下而以為劣於唐虞何哉曰

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能違時。不容復以上古之法洽之也。而世固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豈果劣於虞夏乎。而或畔或疑於誓會者。以時人之不皆聖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以為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為小康然則官天下與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矣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而孟子累數百言辯之以為皆天也然則知禹之傳子非私者千載而下一孟子而已豈可復望之當時諸侯乎世本稱有扈氏以堯舜傳賢而禹傳戚啟啟立而不服遂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

洞貫古今卓有實見其詞氣晧旰震盪愜情盡意真可拓萬古之心胸矣

職官論　馬端臨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内外之别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畧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

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簡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與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公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術

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材日衰不供罷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分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

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絶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矣。

簡核

學校論

馬端臨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唯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

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
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
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
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
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
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
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
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皆以政學者

也。自其以取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徑擬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精詳

儒林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

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

罷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

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

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

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輙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輙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太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子長善叙事其褒貶微意隱隱言表

兵論　　馬端臨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法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

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三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皆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

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

洞識古今大有關係

兵術論

劉勰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强暴好習攻戰銷金為刃割革為鉀兵遂興矣黃帝戰於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民殘勢之使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

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辯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辯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埶。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

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

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衆。賞以勸功。

罰以懲過。故智者。變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

以其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

單之策。囊沙壅水。韓信之權。棧柴揚塵。欒枝之譎。舒

車不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功。用奇出於不

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況夫以衆擊寡。以明攻

昧。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

虛。避強而攻弱。避治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

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觀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叐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環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將也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朧月形不一

光不同也。虎兕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昬靡者臨危難而不懼，履氷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醇醪注流，軍士通醉；温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

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矣

豐旨蔚詞

游俠傳論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伐其德葢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
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
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
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
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
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
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

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沉鬱頓挫蜿蜒閃爍令人且快且駭神采不定

貨殖傳論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

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根天因地聚人立教義最微遠而寓之憤激縱橫百变其言或狄編户千金不死之云特露本旨

守在四夷論

牛僧儒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内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亾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亾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輝蓋王帝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

入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賛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使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耳而思受也聽鼙鼓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懵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憲而思警也相見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

得相益則和而思隣也攻邉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愛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歛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殷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靡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歛攻而亡也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近刑人是佞倖

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
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爲
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
爲犬戎所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頗舉僞
烽嗷嗷天下空於杼柚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
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
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
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爲窺覦可謂四
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必先

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在其中國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未盡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畧實非垂範之旨也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之闕

作鑑痛切發攻守二字甚奇

匈奴論

班固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

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

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廓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于長城

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

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無常時至時

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

勢異也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

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詳數漢事始終以和親為不可卓識瑋詞極其工妙

古論玄箸卷之七